

一个爱国货的年轻人

本报记者单露娟

深夜,手机屏幕右上角的时间跳到11点59分的时候,李梦思还在慌乱地往淘宝购物车里添加货物。11月1日零时,“双十一”第一波活动正式开始,为了抢优惠名额,她来不及计算林林总总的优惠券是否真的优惠,及时按下了支付键。后来她回想那晚的购物经历时说,“随着屏幕跳出付款成功的页面,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,这才开始认真查看自己购买的每一件物品。”

购物清单里大多是生活用品:4箱餐巾纸,2箱卫生巾,6卷垃圾袋,12公斤洗衣液,还有一些护肤品,一共20多个订单,总额5000多元。

每年“双十一”,李梦思总要经历这样一场“战斗”。“这时候购物不是有优惠嘛,把该囤的东西囤一圈,以后也方便。”

李梦思喜欢囤货,囤得最凶的时候,通常是觉得“能占便宜”的时候——而“双十一”,就是这样的“巅峰时刻”。

1994年出生的李梦思生活在椒江,是一个普通白领。因为爱囤货,她调侃自己是物质生活富裕的“穷人”,“我生活用品一概不缺,但银行卡账户空空如也”。

确实,李梦思的物质生活是富足的:她囤积了几百包餐巾纸,房间里所有她可能待的地方都放了一包备用;衣柜的抽屉里有好几双崭新的袜子、内裤,她从来不用担心梅雨季节因为衣物晾不干而无法更换的尴尬;她还囤积了好几套不同品牌的护肤品,每种都有不同的功效……

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囤货习惯的?李梦思说,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。

“那时候,我们一个寝室的女生经常约着出去逛街、逛超市。”有一年妇女节,几个人逛超市的时候刚好碰到搞活动,就采购了一些生活用品。李梦思准备买些卫生巾,同行的室友看了看价格后建议,“卫生巾保质期也长,难得碰到这么优惠的时候,我们不如囤够一年的量吧”。提议得到了一致认可,“反正是生活必需品,买了也不会浪费”。

李梦思记得很清楚,当时她们4个女孩子推着堆满了卫生巾的购物车时,路过的顾客都忍不住多看两眼,付款时,超市的收银员也一脸震惊。回到寝室后,她看着柜子里摆得满满当当、整整齐齐的卫生巾,内心涌上一种难以言语的安全感和满足感。

以往,没有囤货习惯的她面对突然驾到的“大姨妈”经常很无措,特别是碰上大家都刚好没有的时候,大晚上也得跑去学校的小卖部买。这样的事情在这次采购后应该不会发生了。

似乎就是这次的购物经历,让李梦思享受到了囤货的乐趣。之后,逛超市遇到各种打折的物品时,她都忍不住要多买些囤起来。

而囤货确实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。“不用三天两头去学校小超市买生活用品,一次性买得多确实比单买优惠很多。”

一开始,每个月靠着父母给予的生活费过日子,李梦思囤货的种类和数量还在正常范围内,“一般都是囤些餐巾纸、纸笔这些小物品,仔细计算了后囤够一个月的量,或者半年的量”。

工作后的李梦思却慢慢失控。她开始囤各种东西:一抽屉的暖宝宝、一整箱的晾衣架、成套成套的护肤品……甚

至连插线板都囤了十几个。“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我囤不了的。”李梦思开玩笑地说。

而她购物的途径也从线下的超市转战到线上各个购物和直播平台,每年包括“双十一”在内的大小购物节,她一次都不会落下。

慢慢地,她发现自己好像已经不是单纯地为了使用而囤货,“倒像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,以及享受‘买买买’带来的满足感。”

二

这,也直接引发了李梦思和母亲的“战争”。

李梦思是临海人,因为工作地点在椒江,她便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。狭小的出租屋无法容纳她源源不断的快递,她便经常将购买的东西寄往家里。

一开始,母亲还会帮忙收快递。次数多了,生性节俭的母亲就忍不住打电话来教育女儿。有几次,母亲说话的语气重了,让电话这头的李梦思直接哭了起来。

“她觉得我买的大多是用不着的东西,那些钱没有必要花。”可是李梦思不这么认为,“怎么会没用?餐巾纸每天都要用,衣架是要晾衣服的,洗发水慢慢也会用掉,衣服和鞋子以后也都是要穿的。”

母亲十分不理解女儿的行为,“你就说那鞋子,同一种类型的就买了好几双,帆布鞋每种颜色买一双,一个同样的白色板鞋直接买了3双,还有很多衣服在衣柜里连吊牌都没有拆掉。为什么非要一次性买?等穿一穿再买也可以啊。”

李梦思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说服母亲,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,她索性将自己买的東西堆在办公室和车里。

而在李梦思看来,母亲自己也会囤货。“去买菜,我妈也会忍不住地多买,冰箱的冷冻柜里冻满了鸡鸭鱼肉。”最近,李母又听信接下来会物资短缺的传闻,到超市抢购了一堆大米和油。李梦

思告诉过母亲不用担心,国家物资很充足,但母亲还是去买了,说是“以防万一”。

不过,因为一场疫情,母女俩在关于囤货方面的矛盾缓解了不少。“疫情期间不方便出门,靠着平时囤积的一些生活用品,家里那段时间倒没有碰到物资短缺的情况。”

现在,李梦思再往家里寄一些日用品,母亲几乎没有再批评,“她甚至会催着我买一些东西,比如口罩快要用完了,就让我从网上再买一些。”

因为一场疫情,李梦思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开始有了囤货的习惯。

温岭人吴莎是李梦思的高中同学,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。2020年过完年,她从温岭回到杭州要居家隔离14天,检查生活用品时发现家里只有一包纸了,沐浴露也用得差不多了。那时候出门不方便,网购一时间也没法送到,最后,她还是请外卖小哥送来生活用品,才度过了隔离期。

在那之后,吴莎就开始有意识地定期囤积一些必需的生活物品,以备不时之需。吴莎告诉李梦思,如垃圾袋、纸巾这些不用担心过期的物品,自己一般会囤够半年到一年的量。

三

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的同时,囤货的习惯,也确实给李梦思带来了许多苦恼。

李梦思的宿舍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小单间,卫生间和床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空间,再加上囤积的那些物品,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。

又挤又乱,是李梦思每次回宿舍最直观的感受。尽管每周会抽时间整理,但又多又杂的东西经常让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理,“朋友想要过来玩,我都会拒绝,屋子里太乱了,难为情”。

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外,李梦思囤积的货物中有许多是用不上的。

有一次,她心血来潮想要自己制作一罐蜂蜜柚子茶,就网购了白色的密封罐。本来买一个就够了,可是逛着逛着没忍住,买了大大小小一整套罐子。

罐子寄到后,她做蜂蜜柚子茶的兴致已过,那些大大小小的罐子被冷落在了写字桌上。“先备着呗,以后或许就用到了呢。”李梦思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。

李梦思囤的无用之物,大多源自于类似的心血来潮。她还买过一些保健品、泡脚包、按摩器等,当时觉得自己以后会用,最后却全都搁置在了角落角落落积灰。 “毕竟是花钱买的,扔了又觉得可惜。”

但就算是生活必需品,囤积的量多了,浪费也在所难免。

前年10月,李梦思的好朋友去越南出差。听说机场免税店的护肤品比商场专柜要便宜不少钱,她便请对方帮忙留意。

看着好友发回的价格表,李梦思对比了购物平台上专卖店的价格,发现同一种护肤品便宜了好几百元,便让朋友帮忙带回好几套。直到过期,这些昂贵的护肤品都没有用完,她又舍不得扔,最后只能凑合着用涂身体。

各种购物节的折扣、免税店代购的差价,都是诱惑李梦思囤积欲的源头,“有便宜怎么能不占?”被这个想法支配着,她每次都会买下远超需要的物品。

有一回,她使用了一片商家赠送的粉扑,觉得十分好用,便去网上搜同款,看了好多买多送的优惠后,直接购买了60片。东西寄到后,李梦思知道这个量远远超过了她的需求,于是将一半分给了女同事。即便如此,剩下的粉扑还是让李梦思来不及用,“用到最后我就会不自觉地开始浪费,一片还没有用完,新的一片就拆出来了。”

囤货的习惯带来最大的不便,集中体现在搬家时——那些平时让李梦思快乐的东西,成了一种负担。

去年9月,李梦思住的房子过了租期。搬家时,看着满地的东西她很是闹心,“为什么要买它们,我要是没有它们该有多好。”最后,那些东西被她扔的扔,送的送,花了好几天才彻底清空。

搬到新家,看着空荡荡的房间,李梦思觉得,自己那颗爱囤货的心,又蠢蠢欲动了。

《天书奇谭》：再看一次我和儿子一起长大



林立文/摄

100分钟的《天书奇谭》结束了,5岁的儿子伸了个懒腰,满意地说:“好看,衣服和人都好看,蛋生很可爱,府尹大人像董卓。”

此刻银幕上正放映短纪录片,《天书奇谭》的导演之一钱运达老人说道:“动画片就是要奇、趣、美。”

看到他说这句话,鼻尖一酸,心生由衷的感谢,对钱老,也对《天书奇谭》所有的工作人员。这一声“谢谢”也是替小时候的我说的。

自从儿子看得懂动画片,我一直在等一部我认为适合带着他一起看的动画电影。第一次进电影院体验很重要,我不想破坏这个仪式感。

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热映时,我就感叹过,“适合孩子看”这个要求,看来在当下的动画电影环境中是很难实现了。

但《天书奇谭》的重映,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“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电影”。

知道孩子对什么好奇,知道什么是让孩子开心的考虑,也知道孩子理解“善恶”的脑力边界大概在哪里。更重要的是,富有一种舒展的想象力,这种想象力特别有气度、有气质,天马行空又不至于飞入虚无,嬉笑怒骂又不至于愤世嫉俗。

《天书奇谭》原本是计划和英国BBC合拍的动画片,钱运达导演回忆往事时说:“和他们合作的那个剧本,盘古开天地什么都有,乱七八糟的……没有真正地把中国的东西展现出来。”

“中国的东西”,就是我所感受到的“舒展的想象力”。

《天书奇谭》的每一个人,都和戏曲人物一脉相承。然而在动画片的语境下,他们减去了戏曲人物过于程式化的言谈举止。仙风道骨的袁公,天真到底的蛋生,三个狐妖,县太爷、府尹、皇上等等人物,都有戏曲味儿,但特别鲜活生动。我儿子一点传统戏观赏经验都没有,看这些人物的时候却看得津津有味。

戏曲经过千百年的锤炼,它的审美习惯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基因。戏曲味儿一出,国人就特别来劲,因为大家知道这是要“戏说”某段历史、某个神话故事。“戏说”在束缚压抑的旧社会,是有一些特权的。《天书奇谭》讽刺了绝对皇权、官僚主义、人面兽心、欲念深重等等现象,这些不仅大人看得懂,小孩也能明白大半。

县太爷、府尹对女狐狸精的迷恋,我儿子看不大懂。但是县太爷、老太爷更多的钱粮屋舍,要霸占聚宝盆最后变出了许多爸爸塞都塞不回去,我儿子笑出了“鹅鹅鹅”声。他当然知道,爸爸一个就够了,继而他也明白了,钱和房子,也只要属于自己的就够了。

小皇帝这个角色的设置,更是惊艳。如果是个少



囤,是一种态度

元萌

箱的“好东西”。

我们总是调侃她,“再买下去十几平方米的寝室都不够你放的了”。小叶回答是“忍不住囤货”“囤这么多东西只要花平常一半的钱”…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在某年的“双十一”,先是纸巾中就囤了好几箱,为了不占地方,她就把那些包裹叠得高高的,放在自己的床铺旁边。

长此以往,小叶在囤货方面已是颇有心得。在她的账本里,甚至还记录着所购商品的平常价格、大促优惠价格和一年到头的最低价。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更多的东西,就是像小叶这样的“囤货达人”的乐趣。

后来,小叶的囤货之路,从线上扩展到了线下,附近商超哪家在打折促销,她几乎都是门儿清的。

但囤货的心理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毕业以后,当我再问起当初热爱囤货的小叶“今年‘双十一’囤了什么”时,她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前那样的狂热,“今年没囤什么,现在‘双十一’的优惠力度不及当年,越来越没有诚意了,各种满减规则都要费尽心思算上半天,索性就不买了”。小叶后补充说,自己今年囤的物件不多,但囤

了不少兑换券,只要在限期内到门店兑换相应商品即可。不像囤积的物品那样占据空间,也可以随时使用,她觉得这是未来囤货的新趋势。

当时还有一个室友,和小叶的消费理念几乎是截然相反的。量入为出,东西需要用到时再买,“绝不囤货”就是她的态度。当“双十一”其他室友掐着零点抢购时,她总会开玩笑地说“不买就立省一个亿”。

我还认识一位年轻的准妈妈,她生活的乐趣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孩子囤货。怀孕以来,她持续不断地囤着一些母婴用品、儿童玩具、绘本、衣服,为的就是孩子出生后能够有备无患。看着家里的东西越囤越多,她似乎能够预先享受到做妈妈的幸福。我虽然没有囤东西的习惯,但此时,也感受到积极囤货是在为生活增添一份温度。

生活需要及时地断舍离,这似乎是与不断地购买、囤积相反的一种生活状态。其实多数时候,“囤货人”会为原本不需要的东西买单,陷入一种“被囤货”的境地,或是被消费主义裹挟,又或是出于商家优惠的“圈套”,总是忍不住越囤越多,越囤越深。尤其是如今各式各样的购物直播、种草分享层出不穷,完

全不买不囤,抵制消费主义的浪潮,显然也不太现实。

积极囤货无可厚非,需要警惕的是不理性囤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此前,出于从众心理抢购,囤积食盐、口罩等生活用品,导致市场秩序混乱、商品价格水涨船高的不良现象依旧为我们敲打着警钟。这种自发式的消极囤货行为,大抵是出于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。尤其是疫情当前,物质生活的保障往往被置于关键的位置,人们不仅能在囤货中获取心理上的满足,还能获得一份额外的安全感。

“双十一”期间,和大多数“尾款人”“预售人”一样,“囤货人”看似是一群人在狂欢,实际上也有自己难以言说的心酸经历。囤得多了,必然容易踩雷。有时候受别人推荐囤了一堆的商品,结果却并不适合自己,“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”,最后只能将就着慢慢消耗它。到了今年“双十一”清理房间时才发现,去年囤的东西竟然还没用完呢。

因此,囤货也需要有计划地囤,别让囤积的物品成为生活的负累。当面对囤可不囤的东西,能够清醒地舍弃,这才是消费主义时代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。